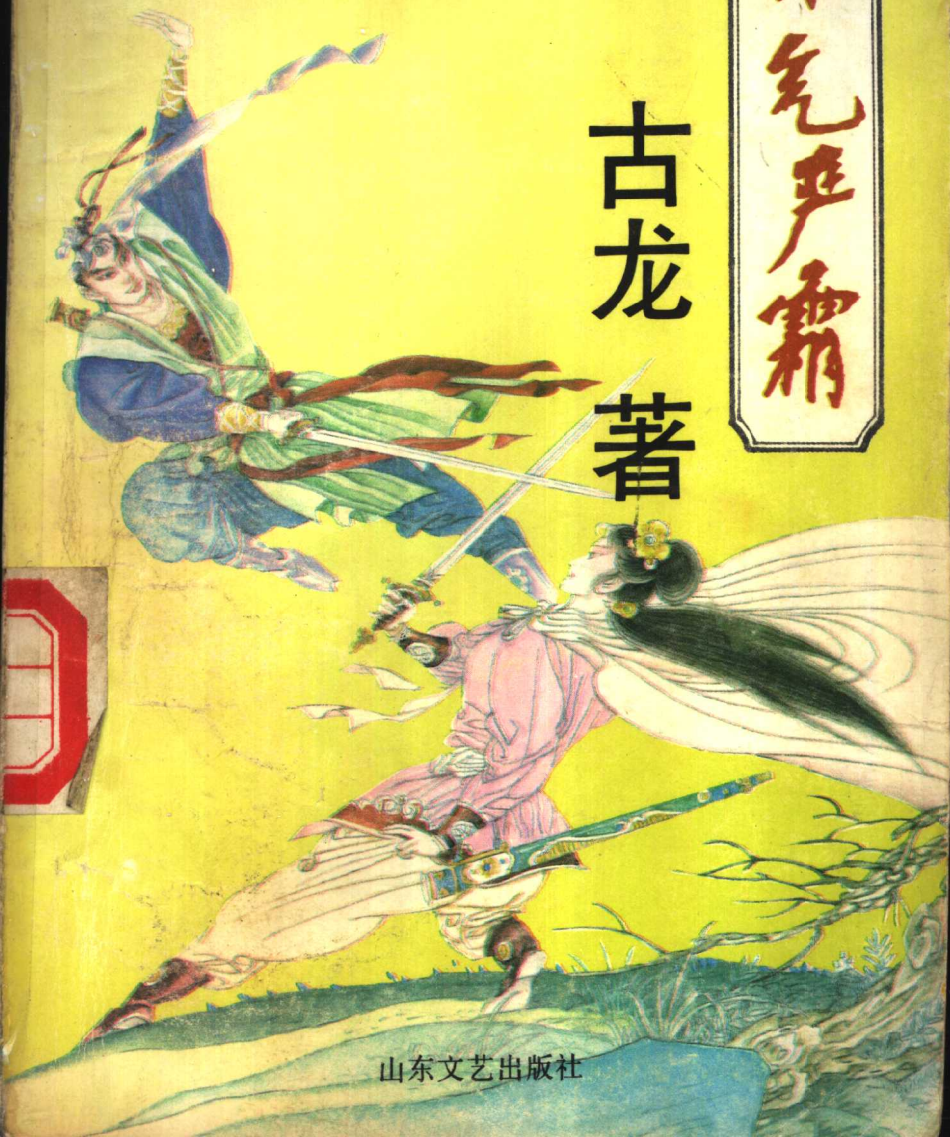


杀气严霜

古龙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杀气严霜 三

〔台湾〕 古 龙

1247.58
83
:3



目 录

第 四 十 章	绝路逢生·····	(1)
第四十一章	剑手本色·····	(21)
第四十二章	山雨欲来·····	(38)
第四十三章	罗浮双刀·····	(59)
第四十四章	痛损手足·····	(75)
第四十五章	以身试剑·····	(93)
第四十六章	仅以身免·····	(113)
第四十七章	身世如谜·····	(134)
第四十八章	情归何处·····	(153)
第四十九章	凌霄宝殿·····	(171)
第 五 十 章	勇入虎穴·····	(191)
第五十一章	锋芒初露·····	(210)
第五十二章	正气凛然·····	(229)
第五十三章	语重心长·····	(252)
第五十四章	从容赴义·····	(264)
第五十五章	原来如此·····	(285)
第五十六章	扑朔迷离·····	(303)
第五十七章	老谋深算·····	(323)
第五十八章	端倪渐露·····	(341)
第五十九章	灵武四爵·····	(361)

第四十章 绝路逢生

花和尚皱眉道：

“鹰王你先冷静下来，咱们再谈谈那位年轻女施主的海底——”

鹰王凶睛一翻，道：

“海底？你不是说她来自燕宫么？”

花和尚道：

“那位女施主的武功来历，不用说是与燕宫有关了，闻说燕宫双后有个侄女，外号唤玉燕子，将来很可能继承双后的衣钵，成为燕宫主持之人，如果洒家猜得不错，那玉燕子应该是眼前此人了。”

鹰王道：

“管她什么活燕死燕，咱老鹰……”

花和尚冷冷打断道：

“鹰王你只知成日与飞禽走兽为伍，苦练奇门邪功，却不知如何使用脑子，那女施主若真是玉燕子，怎么会无端来到死谷？又怎会轻易为你所擒？这其中缘由，你难道不愿意费心去想一想么？”

鹰王怪笑道：

“那小妮子天堂有路不走，却要闯到此地送死，咱有什么

办法？再说咱老鹰的功夫你又不是不晓，一个女娃儿还不是手到擒来，丝毫不用费力……”

花和尚听得有些啼笑皆非，道：

“施主功夫高明诚然高明了，但自问比起燕宫双后如何？”

鹰王瞠目无法作答，须臾始讷讷道：

“双后与灵武四爵、摩云手同为当世武林有数异人，她们的武功或许要比咱高出一等。”

花和尚冷笑道：

“恐怕不仅只高一等而已吧？连甄定远、武啸秋那等盖世高手都不敢正面与双后相抗，鹰王你更不用谈了。”

鹰王满面涨红，咆哮道：

“秃驴！你敢小觑咱老鹰？”

双目之中射出凶悍狂厉之气，怪笑声中，挥臂一掌劈去，一时但闻掌风呼呼，阴风寒气罩住花和尚。

花和尚似乎已预为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早有防备，鹰王一掌犹未劈至，他袈袖一拂，内家真力藉袖拂出，轰然一震后，鹰王竟被迫退了半步。

他嘶声号叫一声，身躯半弓，宛如苍鹰平掠，一掌僵直不弯，对着花和尚直扑过去——

花和尚蓦然感到劲风压体，但觉对方出手直若风雷迸发，凌厉异常，向后闪退决不及他迅疾，只有出手硬架，当下双手疾沉，五指上翻拂扫对方腕脉。

这一式反击得恰到好处，顿时制住对方的攻势，死谷鹰王仓卒中无法立刻运气护住脉穴，只有移身向侧避开。

鹰王鬼叫一声，方欲举掌再劈，花和尚冷冷道：

“得了，施主还是省省力气，用来对付谷中的敌人吧。”

鹰王闻言挺直身躯，放弃了进扑之势。

花和尚道：

“你连洒家都胜不了，更遑论双后了，那玉燕子一身功夫据说已得东后蓝燕真传，竟会轻易为你所擒，岂非咄咄怪事？”鹰王大怒道：“要再试试么？”

抖手从颈上取下那串磷光闪烁的骷髅，凭空挥了几挥，口中念念有词，举步迫近。

花和尚哈哈笑道：

“见微知著，你在三五招内没法将洒家制服，那么再过三五十招还是一样的局面。洒家可不惧你还有什么其他看家本领——”说着仰天大笑不止，单掌暴张如爪，另一手居胸横摆，三指拈住袈袖，无名指微微翘起，与树梢枝叉毫无两样。

死谷鹰王睹状嚎声一停，瞪目道：

“秃驴，你这一手叫什么名堂？”

花和尚道：

“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用来吓唬三岁孩童的把戏，施主听过‘五指叉’这个名称么？”

言词之中，隐隐讥讽对方为“三岁孩童”，死谷鹰王头脑简单，却不曾听得出来，只见他面色由青而白，喃喃道：

“五指叉？……五指叉？……敢情你便是数十年前，仗着五指叉功夫行遍中原无敌手的行脚僧人，嘿嘿，原来昔日的行脚僧人，便是今日你这和尚，怪不得能在咱老鹰掌下全身而退——”

花和尚淡淡道：

“鹰施主足不离谷，已历三十载，直到最近方始出山，消息倒也灵通得很。”

鹰王道：

“武林中尚有何事能瞒得过咱老鹰的耳目，我问你，那行脚僧人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你若是那行脚僧人，缘何却肯居于人下，屈为绿屋秘使？”

花和尚神色一变，道：“施主可听说过流浪剑客其人？”

鹰王道：

“便是你生平所遭到唯一挫败的对手么？听说那流浪剑客在你气焰最盛时向你邀斗，以一个抽剑动作就把不可一世的你吓跑，嘿！可见你胆力到底有限，若换了咱再不济，也不至于在未动手之前便逃之夭夭……”

花和尚沉着脸庞，道：“施主若知那流浪剑客的真实名姓，就不会笑得出声了。”

鹰王道：“你说罢，那流浪剑客是谁？”

花和尚一字一字道：“职业剑手谢金印。他显然有意隐藏真正身份，才化名为流浪剑客。”

鹰王双目发直，呐呐道：“你的对手既是谢金印，那就没有话说了。莫非你屈为绿屋秘使，亦是与他有关？”花和尚颌首道：“正是如此。”鹰王道：

“你此来系代表绿屋夫人，咱到底不便与你为敌，适才不过为你言词所激，含怒出手，并非一定要与你比划不可，你可有话欲代绿屋夫人传到？”

花和尚道：“自然有话待传，不过吩咐者却非绿屋夫人。”

鹰王讶道：“不是她又是何人？”

花和尚道：“传话者是绿屋二主人女娲，她近日闻悉一道消息，燕宫门人极有可能踩到死谷，察探隐情……”

鹰王惊讶万状，道：“然则那女娃儿竟是故意让我生擒了，

可恶，可恶，待会儿总得教她懊悔此行，尝尝咱老鹰的摧心裂骨手段——”

花和尚冷冷打断道：“摧心裂骨手法，不能再用啦。”

鹰王道：“这却为了何故？”

花和尚道：

“施主用摧心裂骨掌力，将燕宫东后所送交香川圣女的百名宫婢击杀半数，燕宫门人循着这条线索，才追查到死谷里来。”

鹰王错愕道：

“袭杀宫婢是绿屋夫人之授意，讲明只要咱办得成此事，便送我三颗能增长奇门邪功的大莽丸，她交与你带来了没有？”

花和尚道：“别急，你要那大莽丸也不必急于一时——”

鹰王道：

“说得倒轻松，咱多年来苦练火鸟爪，总不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只练到八成火候左右，若有大莽丸药力引导，便可功德圆满了，和尚你还不将药丸拿来？”

花和尚道：“大莽丸自然是得给你的，但须在你除去谷底那三人之后，才能交与你……”

死谷鹰王凶睛一翻，紧紧盯住对方，花和尚却一点也不畏惧，冰冷地回瞪着他。

有顷，鹰王始移开视线，发出一声啸叫，声音有如夜袭骤鸣，显得异常凶悍暴戾。号叫声中，危崖边缘突然出现十余条人影，似为鹰王的号声招引前来，个个面目狰狞，杀机森然。

死谷鹰王视线从他们的身上扫过，那十来个汉子俱都垂

首默然，流露出一种畏惧的神态。

花和尚皱眉道：“这些人都是你的手下？”

鹰王点点头，道：

“不错，咱已想出收拾那一女二男的计策，先用这十余名下属，三三两两不断缘绳下去，轮番攻击，他们杀不胜杀，到最后势必心寒手软，一待咱亲自出手，便只有俯首就戮的份儿。”

言罢纵声狂叫，花和尚亦大笑应和，道：

“此计闻所未闻，当今世上也只有施主想得到这等奇计来对付敌人，只不知你的手下明知落谷之后有死无生，是否还愿意遵从？”

鹰王道：“和尚你等着瞧吧。”

张口发出一声尖锐的啸声，盘旋在谷上的数十只兀鹰再顾不得伤人，倏然间全部飞离绝壑，踪影杳然。

此刻早有两名彪形大汉抱来两捆麻绳，鹰王点点头，那两人迅速将绳子系在自家腰间，另一头缚在一棵大树上，等待着鹰王发出命令。

其余诸人则手舞足蹈，狂呼怪叫，气氛陡然变得十分凌乱可怖。

鹰王阴恻恻一笑，厉声道：

“下去！不要想活着上来！”

那两名汉子应命往前一跃，借着绳索的力量荡离危崖，双手抓住绳索，迅速向谷底攀落。

他们身方落地，便叫吴非士及玉燕子一人一掌击中胸口，分别发出两声惊心动魄的惨叫，尸横当场。

崖上诸人都已瞧到他们两人毫无抵抗便遭击毙的一幕，

那十数名汉子眼看同伴惨死，不觉生出感应，齐然露出惊骇之色。

鹰王厉叫道：“下去！下去！”

他一连呼叫了数声，却没有后继者攀绳落谷，那十余名汉子生似陡然清醒过来，再无人肯下去白白送死。

花和尚冷笑道：“你的手下不肯听命，只有难为施主亲自下谷去对付他们了。”

鹰王咆哮不止，一对凶睛骨碌碌地四下转动，围绕在四下的人悉数沉寂下来，畏惧地望着他，但却没有一人移动足步，鹰王叫嚣了一阵子，狂态陡然收敛，挥起一掌劈在身边一名高大的汉子身上，那汉子应掌而倒，登时气绝毙命。

其余诸人惊恐之色毕露，呼啸一声，纷纷作鸟兽逃散，但他们犹未来得及逃出寻丈之外，倏见破空人影一闪，一股无形真力自侧方遥撞过来，一霎之间，方圆丈许内尽是铲影。

那十数名汉子但觉晶瞳一花，脑袋已吃兵器扫中，血花四下飞溅，死状之惨，人寰罕见。

死谷鹰王愣愣立在当地，回首一望，只见五步外花和尚有如渊停岳峙般地佇立着，手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只方便铲，铲上沾满鲜红的血渍。死谷鹰王望着那刺眼的斑斑血渍，长吸一口气，道：

“你——你竟在瞬息之间，干掉了咱老鹰十七个手下？……”

花和尚淡淡道：

“这干人临阵退却，罪无可逭，洒家不过代施主执法罢了，罪过，罪过。”

他若无其事地说着，举步跨过地上横陈的尸身，缓缓走

到死谷鹰王面前，一字一语说道：“时候不早，施主也该下手了。”

鹰王阴森森地哼一声，道：

“咱老鹰属下虽有抗命的意图，也不用你越俎代庖，待咱收拾了那三人后，这笔帐还是要算一算的。”

花和尚冷静得如同铁石，道：

“施主若有意赐教，洒家自当奉陪。”

鹰王纵声狂笑，朝谷下大叫道：

“谷中诸人听着，汝等已被困死，还是自行了断吧，否则待咱家落谷后，可没这么便宜了！”

狂笑声中，一手抓住绳索末端，迅速缘绳攀猱而下，那花和尚眼看鹰王的头颅在崖边消失不见，脸上突然浮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古怪笑容。

这刻谷底的三人都隐约听到上头杂乱的声响，最后听见死谷鹰王运足中气的恫吓声音，不觉仰首上望，但见一条人影正沿着崖壁缘绳而下，速度甚是惊人，转瞬已降下了十丈许。玉燕子脱口道：“那是死谷鹰王，他终于亲自下来啦！”吴非士道：

“这样正足以显示出他已力竭智穷，不得不亲自枉驾落谷对付敌人，咱们以逸待劳，已操必胜之左券，这怪物便交由姑娘打发处理吧，不过你可不能一下子把他杀死……”

玉燕子道：

“我下手自有分寸，可虑的是那鹰王武功厉害，比起他的手下来，又不可同日而语，如若我无法在他落地的一刹那将他制服，到时动起手来我势将被迫施展家传杀手，如此一来，就得前功尽弃了。”

吴非士沉吟道：

“咱们定必要从鹰王口中问出他无故袭杀燕宫宫女的内情，或者可从而探出宫中内奸是谁，是以万万不能鲁莽行动，以致功亏一篑——”

他目光掠过盘膝而坐的司马迁武，沉声道：

“小伙子，你武功不弱，由你来牵制鹰王如何？老夫与这位姑娘一旁相机把他制服……”

司马迁武苦笑道：

“小可极愿效劳，可惜却力有不逮。”

玉燕子诧道：

“你怎么啦？可是哪儿不舒服？”

说时美目流转，上上下下打量着司马迁武，关怀之情，毕露无遗。

司马迁武眼望她那柔和亲切的目光，不觉想起方才她在鹰爪下舍命相救，但觉胸口一热，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忽然，他想起一事，便有如被冷水浇头，立即清醒过来，默默对自己呼道：

“司马迁武啊，司马迁武，你糊涂至此，眼下这位姑娘身份何等高贵，她只是对你略表关切，你就想到那里去了？何况白石山庄还有一位多情善感的沈浣青正望门等你，你若再缠绕情丝，将来又如何面对沈姑娘？……”

他心潮澎湃不定，耳闻玉燕子温柔的声音道：

“你，你可是受了内伤？”司马迁武定一定神，道：

“区区在入谷之前便已中毒，适才与群鹰搏斗，妄动真力，毒素突然发作，有亏姑娘及时搭救，目下毒素已然蔓延全身，再提不起丝毫力气，只怕将成瘫痪，难以行动了——”

玉燕子默然半晌，似在考虑一件重大之事，有顷始款款移步上前，自囊袋中摸出一件物事，道：“你且把口张开……”

司马迁武一愕，见玉燕子正含着神秘的微笑瞅着他，却猜不出有何用意，只有依言张口。

玉燕子那雪白的纤手递到司马迁武面前，将一物塞入他口中，司马迁武下意识用口一咬，倏觉一阵沁鼻清香，顺着喉头流下。

玉燕子道：“快咽下运功！”

司马迁武依言吞咽，倏觉脑际昏沌，全身燥热难当，丹田一股真气上冲泥丸，直欲暴涌而出，当下忙运气作起吐纳功夫来。

吴非士冲口道：“好姑娘，你竟让他服了那灵药么？”玉燕子道：

“你已经瞧见了，何必多此一问？”

吴非士道：

“那少林小檀丹乃武林至宝，即便在燕宫也只存有十数枚而已，此番姑娘离宫前，东后慎重交与你二枚，以备万一之用，你却一次让这小伙子服了，将来姑娘有事时怎么办？”

玉燕子道：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反正眼下我还用不着这丹丸，而此人身中巨毒，眼看便有丧生之虞，我们难道见死不救么？”

吴非士哑口无语，他阅历已多，何尝不知对方心事，却是不便再多说。

司马迁武运功已毕，长身而起，冲着玉燕子一揖到地，道：

“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以报，姑娘两次相救，

不管再造，异日——异日……”

口齿呐呐，再也说不下去，玉燕子微愠打断道：

“得了，我救你难不成还指望你报答么？……你可是故意拿这话来惹……惹我动气？”

司马迁武惶恐无语，吴非士哈哈一笑，道：

“小伙子，你是因祸得福了，那少林小檀丹非特是疗毒圣品，而且能助长功力，你一口气服下了两枚，可省却十年的苦修，称得上受惠无穷了。”

司马迁更加武惶然，正待回答，旁侧的玉燕子忽然拉了他衣袖一把，道：

“你快准备出手，鹰王下降的速度好快，离谷底只有二十来丈了——”

司马迁武下意识定睛望去，只见鹰王正以惊人的速度缘绳攀猱而下，口中不时发出凶厉可怖的狂笑。

笑声在死谷中回震，属引不绝，震得诸人耳膜嗡嗡作响。

蓦然间鹰王笑声一敛，紧接着发出一阵惨厉无比的呼声，庞大的身躯有如断了线的纸鸢，向绝谷坠落——

玉燕子脱口道：“那老怪物失足坠下来了？”

呼呼然鹰王已坠下了十余丈，他凭空翻了几个斛斗，右臂暴长，奋力抓向崖壁间纵横交错的葛藤，却因下坠之势过于迅疾，手指只擦过葛藤边缘，复向崖下急坠。

玉燕子心中涌起一阵寒栗，她深知任何人从那等高度坠下来，那是断无生理的了，虽然那老怪物极为可厌，百死不足以赎其愆，但她到底是女儿家心软，紧闭着双目不忍再瞧。

“砰”然一大响亮起，鹰王整个身子落在了一块岩石上，弹

起数尺多高，坠落在吴非士足旁。

吴非士哈腰下去，探手摸一摸鹰王心口，发觉他气若游丝，浑身业已僵硬不动。玉燕子道：

“老怪物死了么？”

吴非士摇摇头，道：“不行了。”

玉燕子颓然道：“如此咱们的一番心血，是完全白费了。”

吴非士道：

“奇怪，鹰王一身武功，已是武功中罕见的高手，这数十丈悬崖缘绳而落，还不是如履平地，如何竟会失足坠下，真真不可思议之极。”

司马迁武亦觉事有蹊跷，视线在四周环视一匝，最后落在鹰王倒卧之处，忽然发现一事，大叫道：

“吴前辈，你瞧——你瞧鹰王的手里——”

吴非士皱一皱眉，转目望去，那鹰王双手被身躯压住，是以适才未加留意，他用足踢得翻了一个身，见鹰王手上仍紧紧握住一条绳索不放，绳末齐根而断，分明被人以兵器割断！

司马迁武道：

“关键就在这里了，正值鹰王缘绳降落时，有人在崖上把绳索削断了，鹰王便因此死于非命。”

吴非士道：“小哥推断甚有见地，只不知致鹰王于死的人是谁？”

司马迁武道：“这个不难查明，崖上……”

话未说完，玉燕子急呼道：“这老怪物命大得紧哪，他还没有死！”

吴非士与司马迁武闻声同望，果见鹰王身躯忽地颤动了一下，脸上肌肉微微抽搐着，却无声音传出。

他那奇丑的脸庞，此时已是血肉模糊，格外显得狰狞可怖。

玉燕子勉强按住厌恶的情绪，大声道：

“你有什么话要说？”

鹰王微微低喘了两声，胸前起伏不止，始终没有语声发出。

吴非士当机立断，伸出右掌按在鹰王背宫要穴，真气源源导入，好一会鹰王才逐渐平静下来。

吴非士凑近他耳旁道：“告诉我们，那暗算你的人是谁？”

鹰王唇角裂起一阵狞笑，沙哑的声音道：

“好秃……秃驴……咱老鹰竟不明……不白栽在你手里……这是天……天意么？……”

玉燕子道：“这家伙神智不清，语无伦次——”

吴非士以指按唇，嘘一声，朝鹰王道：

“鹰王，你人其将死，可别将秘密带到地下去，那指使你刺杀燕宫五十名宫女之人，你快说出来吧！”鹰王断断续续道：“西……西……”

仅仅吐露了两个字，双足一蹬，便自落气。

吴非士摸他脉门，业已气绝，他叹口气立起身来。

玉燕子颓然道：“一点眉目都未寻到，而这条线索又断了。”

吴非士道：

“那也不尽然，依老夫瞧，那在崖上算计鹰王之人，此刻必不会走，他不将咱们统统置于死地是绝不甘心的。”司马迁武道：

“前辈所言甚是，目下我们置身于这等绝谷，如果我是敌

人，首先必将考虑使用一种兵不血刃的方法……”

玉燕子道：“你倒说说看，将用什么方法对付我们？”司马迁武从口中吐出两个字：

“火攻。”

玉燕子道：“这也颇有可能。”

司马迁武道：

“崖上的敌人除非不再做消灭咱们的打算，否则首先使用的必是火攻，如此你我纵不被火烧死，也得被浓烟活活熏死。”

玉燕子见他分析入理，不由大为折服，她一直迷惘的望着眼前这风仪不俗的少年，一时竟忘却了周遭的险境。

上面突然传来一阵阴恻的笑声，接着一点火星宛如星飞丸掣般飞坠下来，离地面尚有三四丈时，突然化作一团熊熊烈火！

诸人心理上虽早有准备，依旧不免吃一大惊。

玉燕子呼道：“果然用火攻了。”

那一团烈火碰着地面时，火焰四下飞射，一忽里，谷底已弥漫着火舌烟焰，三人唯恐被火焰射中，忙相继跃开。

吴非士袍袖一拂，一股狂飚应袖击出，硬是把漫空溅射的火焰迫住，可是火星仍然不断从崖上丢坠下来。

百忙中，吴非士朝司马迁武大声道：

“小哥你留在此处，只要依样画葫芦，用掌力将火势迫住，老夫与玉姑娘分头过去瞧瞧这绝谷有无其他通路没有？”

司马迁武点点头道：“晚辈省得。”

吴非士及玉燕子相继纵跃离去，留下司马迁武一人独自应付崖上敌人的火攻，他连连催动掌力，逼住火势不使其蔓延，但炙热之感仍然从四面八方逼至，未几已热出一身淋漓